

长篇小说

李文通 著

那年

正

三事

风起处

——

——

云散后——

英雄与鬼雄！



河南人民出版社

长篇小说

李文通 著

那年

正事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土匪二三事/李文通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65-221-2

I. 那…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822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58 000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五月五,过老虎 1

起初,传播这个消息的人都捏着半片嘴,用最神秘的语气悄悄附在自己最熟悉的人的耳垂上:“听说从狼牙山下来一拨老虎,要路过咱庄!”听者的脸“刷”一下变得惨白,咧着的嘴许久合不上。

第二章 军棍募捐 13

毛显公说:“今天带多少就先撂下多少,欠下的三日内送县府去,耽误了时辰我打你个万朵桃花开!一边站着去!”

第三章 为虎接生 25

武神仙从兜囊中拉出一个铁环,举在手上,向老虎走去。

老虎依旧俯卧着,见神仙来到头前,就张开了大嘴。神仙把铁环放进去,撑住虎嘴,之后围着老虎转了一圈,点点头。又慢慢从兜囊中挑出一枚银针照定虎脊的中原穴刺下去……

老虎哀鸣一声,黄豆大的汗水“噼啪噼啪”从额头掉下来……

武神仙绕到老虎身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相继接出四只小老虎来……

第四章 虎去,我来 34

大宽凝视着暗夜中茫茫的山谷,牙齿咬得“嘣嘣”响。他神色不动,说出一句毛骨悚然的话来:“老虎走了,大宽我去。从今往后,狼牙山上吃人肉喝人血的老虎就是我!”

第五章 满月宴钓匪上钩 44

就在人们不一而足议论纷纷的时候,毛展公和许达子秘密见了一面。他们做出了如下判断:大宽是放心不下婆娘和娃子的,“黑虎帮”是不会听不到这个消息的。大办满月这天人来客去,“黑虎帮”极有可能浑水摸鱼乘机劫走这母子,捎带脚给毛府放上几枪。最后达成了如下共识:钓饵不能白放,集合所有连庄会的乡勇择地设伏一举全歼“黑虎帮”,至于何时干掉那娘儿俩就是上下嘴唇一碰的事了!

第六章 神仙疗伤 56

武神仙一手从大宽脖颈处抓起一片烂肉,一手提刀贴着锁骨向下割去,亚赛剥皮剔肉一般,给大宽的脊背片了个白骨森森鲜肉横陈,吓得那四个后生把双眼扭到颈后不敢

偷窥一眼……

第七章 白花手反水

68

花骨朵的脑子飞速旋转,猜想这肯定是白花手等人借酒力起淫心,要调戏这帮妇人……马不开面劝阻不成,于是拔枪相向……她厉声喊道:“都把她们放了!”

第八章 新婚“废人”

79

白花手异常懊恼,天明时又试了一次,还是不遂人愿,他羞愧地自问:“我咋是个废人?”杏花起身穿衣服,说:“兴许是酒闹的。记着,还喝!”就拉门出去帮娘做早饭。

第九章 有根奶

91

毛展公眼前白光一现,一双饱胀的大奶就横亘过来,这丰腴奶峰上青色的血管清晰可辨,粗壮的奶头似莲花瓣开,正中一粒奶滴如玉蕊妖娆……他下颌抖一下,合上了双眼。

第十章 手先生

103

手先生没料到他的小小义举会带来被逐出圣门的后果,他吃惊地看着圣人:“我……”

谷圣人摆摆手:“令父令叔皆我弟子,老朽能做你家两代人的先生,善缘已终。”

手先生知道圣人放眼六合,宏观宇宙,无人敢驳,就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起身默默地往外走。

“你……”圣人欲言又止。

“恩师还有何嘱托?”手先生凝视着圣人渐渐放出光芒的双目。

第十一章 虎獠大炮

115

许六指说:“我也知道铁炮结实,可我哪儿弄铁去?用什么模子铸?咱狼牙山有的是硬木,随便掏个洞就是炮筒子,这玩意儿造价低,我一个月能给您造十门八门的……您甭看它糊弄,其实挺厉害的!”

第十二章 狼山国,虎狼军

127

大宽站在人群中间的一个板凳上,环视一周,说:“‘狼山国’成立了,都城设在坎上。为什么成立‘狼山国’?我就是看不下你们这群财主对穷人的欺压,就是要给穷人撑腰,当然也给你们做主,你们都得听我的话……成立‘虎狼军’就是为了镇国,为了扩大疆土,保护大家伙儿……我就是‘狼山国’、‘虎狼军’的‘大拇哥’。”

第十三章 血洗猫岩

138

“给我打!”大宽大吼一声,一枪将夏龙彪打倒在地。

卫士们相继开火,夏龙彪的几个兄弟瞬间倒在血泊之中,几个人又冲到院中,见人就杀……有几个身手矫健的小伙子冲向门口,大宽高喊:“堵住大门——”

第十四章 雪夜玫瑰

151

马蹄踏在硬挺的雪路上,传出闷闷的声响,雪花飘进花骨朵的脖颈,挂上她的眉梢鬓角,雪花和她胸前的鲜血凝结在一起,像一朵曾经盛开而今枯萎闭合的玫瑰花……

第十五章 攻城略寨

162

这时,一个着羊皮大氅头戴毡帽的人跨着一匹红马跃上堤坝,马鞭一指,道:“‘虎狼军’大拇哥,我和我当家的白花手东山再起,占据了北三社!上次蒙你不杀我爹娘、赠马

相送,如今我来报答你的恩情。”言罢勒马盘桓,喊一声“这面还有吃食”便打马而去。

第十六章 与尸成婚

174

许达子点点头:“在村北头的柏树林里,风水不错的。”

大宽说:“不行。你找‘黑虎帮’的老弟兄带你去虎啸涧,在那里给她选处坟茔。我要她永远给我看守老营!”

第十七章 大风疯了

186

自此大风见到每个人都会说:“东家不吃我的奶,原来杨氏的比我白,其实她的早干瘪了呢!你吃吗?足得赛过水机关枪呢!”就撩开衣襟让人看。

人们骂她疯癫,竟敢亵渎族长,就鄙夷地躲开她。

第十八章 快活的日子

198

大宽说:“女人哪,多了麻烦,改命运,丢江山,没有还不成!你、我、白花手等还不都是为女人改的命运?所以啊,要想稳定军心,这件事不能不考虑。”思忖一下道:“军规里加上一条:二五营。”

第十九章 双足狼来了

212

一个腰间挎刀骑着东洋大马的人勒住战马仰望城头,注目许久,突然狂笑起来。

他看到了“迎晖”两个字。

“迎……日……军……良民,大大的良民!”

第二十章 赌誓求雨

224

大宽高擎起滴滴的蜡烛,仰天长啸:“天不佑我,我有何面目再拖延下去?!我用我命赌誓愿……终于到时候了!”说罢慢慢跪下来,手中的蜡烛颤颤巍巍地向下……再向下……

第二十一章 狼烟四起

236

送走马不开面和一千人等,莫迟拉大宽坐下,喊梦儿沏上一壶茶,斟上后示意梦儿出去,这才不无忧虑地跟大宽说:“你不该放二拇哥出山。”

大宽说:“人各有志,谁走我都放!”

“意气用事将来会吃亏的……”

第二十二章 各显身手

249

毛先觉的嘴唇咬开了一排血口子,舌头被不断抖动的牙齿磨破了,鼻子眼角耳朵也慢慢渗出丝丝缕缕的血来……他额眦欲裂,突然大叫一声:“这残忍的旧世界……你不砸碎它……它就压……死你!”喊罢一头栽在地上……

第二十三章 菱子之死

262

在狱中,菱子被无数次强暴后忍受了电椅、老虎凳、插竹签等酷刑,始终没有跟敌人吐露半个字。更残酷的刑罚来了:敌人用老虎钳把她的牙一颗颗掰了下来,又用牛耳尖刀割下了她的耳朵,最后剃下了她的乳房……

第二十四章 血火狼牙山

276

毛展公的声音低沉而威严:“五峰寨跟日本人是不共戴天,敬重的是抗日的好汉,相救的是‘狼山国’大拇哥……”手中拐杖一指:“而不是你——杨大宽。”

后记

292

第一章 五月五，过老虎

杨大宽重回虎啸涧二度为匪才明白一个道理：美女可让龙弯头，老虎能令人改运。

那年月的谣言不比现在多，但“过虎啦”这句话还是叫人听来心惊胆战的。起初，传播这个消息的人都捏着半片嘴，用最神秘的语气悄悄附在自己最熟悉的人的耳垂上：“听说从狼牙山下来一拨儿老虎，要路过咱庄！”听者的脸“刷”一下变得惨白，咧着的嘴许久合不上。传播者则匆匆离去，仿佛老虎在身后舔着他的脚后跟。后来人们不管亲疏，见面第一句就问：“听说要过虎了吗……”便停下相互印证，几句话便成为熟人。

于是这则消息由一次路遇传到一家人的饭桌上，于是男人坐不住了，匆匆撂下碗去禀告自己的老人，老人则拍着炕沿大声吩咐赶紧去告诉你的姥姥舅舅、姑姑姨姨、兄弟姐妹……女人则招呼娃子去给自己的娘家人送信，让他们立马想法子避虎，转念一想这等大事不该叫一个屁娃儿去传，说不准路上贪玩把话玩丢了，或者吃姥姥家几块年糕，把嘴黏糊住传个丢三落四，更主要的是女人们不清楚老虎到底哪天路过，万一路上巧遇……于是不敢往下想，匆匆往荆篮里投几块吃食，扛在臂弯，边走边拢着鬓发，神色不宁地朝娘家方向碎步而去。

于是，一个怪异的景象出现了：路上挤满给自己亲属送凶信的人。骑驴的、赶车的、步行的男男女女鱼贯而动，像是赶庙会般来来往往，一个个面色凝重，步履匆匆。行进的队伍中还不时有新的传闻灌进耳朵眼，说：“过虎就在五月五。”于是就有惊叫声传过来：“今天可是初一啊……”接着是沉寂，继而是悄然低语。巨大的恐慌在路上蔓延着，像被人蹚得飞扬的尘土，挂上每个人的眉梢。

“过虎要在五月五”的消息像一方巨石掉进湖潭，水花纷溅，波澜四漾，一圈圈愈扩愈大，波及狼牙山周围四十三村，再由四十三村传遍易水县的村村寨寨，于是易水县的山山水水战栗了，抖动了。

“过虎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天翻地覆的时候，杨玉坡还没降生。二十一岁的杨氏怀着他，腆着大肚子还依旧给东家拆洗被褥。这年的夏天来得早，春天一眨巴眼就没影儿了，刚进四月，天地就蒸得人浑身燥热。大奶奶说：“老爷身子骨金贵，做事总要随着节令，不过立夏是不换薄被的。二少爷火力壮，早盖不住

了，头秋儿去天津商号学买卖，哪年回来吃不准。你先把他的被子拆洗了缝好，盛箱子里吧！”

于是杨氏就在树荫下铺一面席子，把二少爷的被褥抱过来，展开，跪在上面，捏一根大号针挑断一行行棉线，之后一手按住棉絮，把被里被面揭下来，投进一旁的木盆里，棉絮则搭在晒绳上，让它慢慢吸收阳光，慢慢松软。这时候的树叶还没长满，阳光透过缝隙，筛眼般洒下来，围着杨氏摇摇摆摆，细尘在光晕里舞动着，棉絮丝丝也相随着飘浮，不时翘翘着落在她的发梢上，从远处看，杨氏像添了掩映不住的白发。

等这些活计做完，她把针别在大襟上，把席卷起来捆好，顺在房檐下，就抱起木盆拐上了寨子的主街。

祠堂前的场院四围有一圈古柏，西南角有一眼泉水旺盛的古井，井绳上长年累月拴着一个官用的柳木筒，人们用它绞上水来，倒进各自的木筒挑回家去饮用。女人们洗衣涮物则要在井沿边上完成，因为涤过衣物的剩水不得乱泼乱洒，要倒进一旁石砌的垄沟里。垄沟连着祠堂后边的十亩官田，官田所有收获均用作祭祀祖先的开度，因而顺手给神田灌溉一两垄庄稼，也是女人们乐意做的积阴德的事。才进到场院，肚子里的杨玉坡蹬了杨氏一脚，她忍不住晃一下，木盆险些脱手，就撂下盆，用手抚抚肚子，又绕到后边捶两下腰，心里盘算：“娃子就该这几天生的……”想至此，一丝担心甚或恐惧的感觉在心里游荡起来。她用脚把木盆踢蹭到井沿，回身向毛府西院走去。大宽今天没出车，让他来给绞几桶水吧！

西院是长工、短工和牲畜们住的院落，西墙根一溜搭着骡马棚、猪圈、鸡窝，南墙根堆着谷草、麦秸、棉花柴，东墙是与东家院落的隔墙，从风水和安全的角度考虑不能堆东西，空着，北面则是三间团瓢，隔出来一间垒着给牲畜们炒料的炉灶，一侧矗着三口黑釉大缸，一个用来贮水，一个存了谷糠，一个存了高粱，是给牲畜备的口粮，里边两间盘上土炕睡人，屋地则堆着农具、绳索、荆筐。农忙时大宽和杨氏就在这里住，农闲了则回寨子东头自己的家，把这间屋让给短工们打尖。现在春忙，两口子搬了过来。大宽是负责伺候车马的，铡草、炒料、运粪、垫圈等，只要鼻子里出气就有干不完的活儿。今儿他说要给马圈垫土，为什么圈门口没他呢？

杨氏怔了一下，就要喊，但冥冥中感觉似乎有什么异常，就心跳脸热起来，再次抚抚肚子，安慰一下杨玉坡，朝团瓢走去，就要迈上台阶时，屋内一声女人的尖叫抖出来。尽管丈夫压抑着不出声，但她已分明感到了他伴随着呻吟的大声喘息……她停下脚的当口，身后的院门“咣当”了一下，还未及回身，杨玉坡又蹬了她一脚，这一脚蹬在她心口上，她“哎哟”一声，就势倒了下去……

团瓢里的女人是东家的三姨太花骨朵。

东家是狼牙山区有名的财主毛展公。毛展公平日寡言少语，但吐唾沫砸坑，主意硬得不打弯，没人能拗得过他，即便是已经做到易水县知事的弟弟毛显

公也让他三分。

毛家有二百亩水田和三千多亩山场，在天津卫有自己的商号，是方圆百里聚拢财富最多的大宅门，却不置家产，从不夸富，最豪华的建筑也只是东院这座小木楼了，由此不难看出毛展公是个严谨低调的人。

去年春天，弟弟毛显公把易水县的豪绅贤达请到县府议事，席间大鱼大肉，而他一筷不动。财主们停下杯箸问他缘由，他说：“我只想喝一碗小米熬粥，但得是锄过三遍的谷子碾的，还有一盘脆生生的腌萝卜。”

弟弟觉得他不开面，就说：“堂堂县府大衙怎么会用稀粥咸菜招待诸位呢？哥哥要是出了圈，我看到了南京城，您也是个吃咸菜的脑袋。”

没想到毛展公起身离座，从墙角抖开自己的褡裢，摸出一个黄釉沙锅支在大堂上，又出去从马背上卸下水罐，拎下一小捆绑扎齐整的松木细劈柴，舀出半勺金灿灿的小米，独自蹲下认真地熬起了小米粥……等满堂氤氲起沁人心脾的米香后，他从怀里探出一个油纸包，竟是切得手指粗的四棱腌萝卜条……如此这般他在大堂里熬粥喝粥，嚼了个满堂脆响，喝了个四壁馨香。豪绅们的眼睛齐刷刷随他而动，弟弟毛显公也一个劲地咽唾沫，待他把沙锅舔净，托出紫铜水烟袋优雅地抹烟末时，人们才想起一句赞美他的话：“山里人，本分啊！”

农闲时，喝过早茶，他都要端坐楼上静静地读书，只不过夏季手中多柄檀木折扇、冬季腿边多尊炭火盆罢了。读书久了的人明白如何养生，因而他的饭食总以清淡为主，偶尔喝点自家酿的米酒，也只是逢年过节、生日家祭时才抿几口。腌萝卜条自然是每顿不能少的，在家不比往县衙大堂带菜那般不讲究，萝卜条切得细如毫发，一丝不苟，用清冽的井水拔过后，均匀地摆在青花小碟里，顶上冠几瓣翠泠泠的葱花，不为吃只为起鲜味，再点两滴大名府小磨香油，调一羹宁化府陈米醋，横向拌匀，置于桌首，以此佐以主食颇有回味无穷之感。他每晚亥时前必上炕睡觉，睡姿也是有讲究的，头南足北，春夏脸朝东，秋冬脸朝西，从不移位。立春这晚他要吃一粒花生米，第二天吃两粒……依此类推到第七天吃七粒，接着还是一粒，周而复始，直到立冬。立冬这晚改嚼核桃，也是一至七颗循环往复，直到立春……对待女色他也是不温不火，只有春季才轮召太太们上楼来同床，而且事毕则要女人马上离开，以免再度生情，耗费精力。其他三个季节，女人们只能在楼下各自的房中独寝。食色的问题摆布得当，使他面庞色泽红润，光鲜细滑，一双深陷的眼睛黑白疏朗，炯炯有神，四十多岁的汉子还保持着三十岁的心劲儿，筋骨中也憋着一股用不完的气力。

大房给他生有两个儿子，二房生下一个女儿后得“四六风”死了。去年秋景天，他去天津巡视商号，把次子毛先锐留在了那里做掌柜，又检查了在那里求学的长子毛先觉的学业成绩，心下十分满意，临归时从窑子里买回个二十九岁的窑姐花骨朵，打算做老来娱情之用。

把三姨太带回寨子却闲了一冬，直到六九打春才圆房。无论花骨朵如何娇媚，他是不破规矩的，洞房夜办完事后就把这位“迟到的新娘”撵往楼下，直到

“谷雨节”才又召幸了第二次……

花骨朵本是“前门迎新，后门送旧”的女子，怎受得了这番冷落？不是对着油灯出神发愣，就是心里百爪挠抓，说不出哪里痒痒。于是由幽怨生愤恨，由饥渴生欲望，由梦魇生色胆，开始寻找排遣孤灯独衾的对象，渐渐地，身强体壮的长工杨大宽撩开了她雾蒙蒙的眼帘。

怀上杨玉坡前，杨氏掉过两回胎，怀上杨玉坡后她可加上了小心。娘家妈说：“再掉，以后就可坐不上了，不生个一男半女，你还算个婆娘？大宽从小没爹没娘，愣头愣脑，缺调少教，不懂事，你该扳着点……懂吗？”出嫁时她是抱定“嫁给男人就是马，任他骑来任他打”这一狼牙山区女人都尊奉的信条的，两次空月子的遗憾和痛楚、老人的教诲和指导给了她更改初衷的力量，她想她不单单是大宽的婆娘，更是未来儿女的母亲，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暂时还不能由着大宽的性子来。

找准定盘星，秤盘子搁多搁少全在自己一念之间了。

于是，在大宽如狼似虎扑向她时，她就有了婉拒的理由：“肚子里的娃子要紧，你不怕断香火吗？往后的日子长着呢，不在乎一回两回的，生下娃子你怎弄都行的。”杨大宽再猴急难耐，婆娘的话也够给他拆半座台泄一灶火的，只得搓弄那物表示歉意：“难为你了。”就翻身叹气去了。

一回两回可以挨过，三回四回可就不那么灵验了。这种不可与人言的焦渴折磨得他无处排遣，就起早贪黑地干活，用过度疲累消耗自己的过剩精力，把骡马收拾得膘肥毛亮，跟他一样地撒欢耍骰子。这一近似自虐的做法初见成效，劳作时心无旁骛杂念不生了，但当仰躺在炕上时，却极度渴望有人宽慰一下，缓释一天的疲惫，但杨氏牢不可破的信条一次次浇灭了他的心火。树上有果摘不到，碗里有肉不让吃，夹肢窝痒痒不让挠，这滋味还不如吃一刀痛快呢！索性眼不见心不烦，搬到东家的西院住。

这天他正给枣红马篦毛，带齿的铁刷来来去去，把枣红马舒坦得骨软筋麻。不知啥时花骨朵闪进了西院瞧稀罕，见大宽赤了上身，腱子肉一疙瘩一块，心里就“咯噔”了一下，随即把一片瓜子皮喷出小嘴，抖抖手中的黄手帕，扭着腰身走过来。

大宽忙站直身子，低头道：“姨奶奶。”

花骨朵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宽阔的胸膛，抿嘴微笑，弄得大宽直发窘。许久，花骨朵说：“不让我屋里坐坐？”

大宽说：“下人的屋子乱糟糟的，没处下脚呢！”抬头见花骨朵的媚眼挤了一下，下颌又微微一摆，心里那股压抑许久的邪火复燃了，就垂首向团瓢走去。

才进门，身后的花骨朵轻轻拍了下他的后腰，笑着说：“蚊子。”手却没拿开。大宽向回转时，这手就绕着他的腰际麻酥酥地转了半个圆，二人相对时，手就停在了他的肚脐上，如笋的食指似乎还曲起来挠了一小下。这道信号仿若给大宽

的心火添了把干柴，腾地一下烧着了，于是双手蒲扇般捏住了她的双肩……

花骨朵惊叫了一声，战栗着把手绕到背后，插上了门闩……

杨氏的身子越来越重，而且临盆在即，娘家妈过来帮她缝了套小被褥，还提来一摞褥子，并喋喋不休地给她灌输生孩子的注意事项，看大宽不在家睡，知道自己的教诲有了间接效果，十分宽慰，但大月份的孕妇身边毕竟不能离人了，就跟大宽商议，让杨氏也随他住到东家的西院去，关键时有个照应，一旦破了红，再回家生产也不迟。

这些天，大宽和花骨朵正在“火焰山”上，很不情愿杨氏去碍眼，就找了许多不该搬过去的理由，请丈母娘留下多侍候几天。丈母娘说：“哪有娘家人看着闺女添喜的？混盆儿啊你？！”

无奈，大宽去跟东家请示。毛展公正在潜心阅读，不屑于管，眼眉不动地说：“去问大奶奶。”大奶奶说：“能动就干点活儿，饭嘛，白吃。”于是千恩万谢地搬了过来。杨氏不想吃东家的赏饭，总问大奶奶有什么拆洗的，添不了斤添两，东家的大情是搭不过来的。

杨氏总在眼前晃，给这双偷情男女添了不少麻烦，解除新一轮焦渴就成了最迫切的念头。这日花骨朵见杨氏去了场院井台，觉得时机可用，就招呼垫圈的大宽去屋里喝口“镶边酒”，哪知大宽粗糙的大手刚伸进她的前襟，她就兴奋地战栗起来，忍不住还是尖叫了一声……

大宽听到团瓢门外传来沉重的“扑通”声，连忙拉开门抱起杨氏时，才进院的大奶奶也快步跨到身边，问发生了什么事。大宽说她没留神跌了一下，没大碍。大奶奶说：“那就别让她干活，溜溜地躺着吧！”大宽感激而又紧张地看着大奶奶，没挪地方。大奶奶说：“愣着干啥？还不赶紧抱屋里去！安顿一下赶紧备车，老爷要出门！”说罢往门里瞥了一眼，又匆匆走了。

大宽抱着杨氏进屋，感觉身后有人，回身却见花骨朵猫在门后，便跟她摇摇头，示意没事了。花骨朵吐吐舌头，立起来，用手点点杨氏，扬一下下颌。大宽说：“你帮我抻一下褥子。”二人把杨氏放好，杨氏哼哼着睁开眼，见花骨朵伏在枕头前，歉意地说：“给姨奶奶添麻烦了。”花骨朵赶紧说：“咳，我也是才瞅见，可别再逞强干活了，万一有个闪失，毛府可怎么向族人交代啊？我去拿一包红糖来。”就往外走。

大宽追到外屋，说：“还得麻烦姨奶奶给盯着点，我得赶紧套车去！”花骨朵拉下脸来，掸掸衣襟，瞅着墙角。墙角有只大蜘蛛正伏在蛛网上一动不动，蛛网上有几只叫不上名字的小虫挣扎着……花骨朵皱皱眉，说：“快点，我可不会接生。”

大宽“嗯”一声跑出去。

枣红马迈着碎步轻快地奔驰在通往易水县城的驿道上。

大宽跨在辕条上斜举马鞭，将鞭梢垂在马的耳际，时时警示着枣红马不要懈怠。这架轿车的车棚是用狼牙山特产的粗荆条绷的，经纬相接处一律用细牛皮勒扎着，挺括而结实，荆棚外面罩着靛青色帷布，不坐女眷或者春夏两季时，前后两张布帘左右钩挂，极其通畅。轿箱内底层垫着厚厚的滑秸，上面是麻布垫子，再往上是厚褥和蒲墩，一侧有放食盒、茶盏、书籍的木格。此刻，毛展公向前端坐着，正不错眼珠地盯着大宽的后脑勺，还不时眯缝着端详，好像这颗别致的后脑勺上映现着什么难懂的字。

被主人从后边牢牢盯住是件不舒服的事情，尤其想到睡过后边这个人的女人，大宽的心愈加忐忑不安。他有一种被东家洞穿心事的恐惧，甚至有着东家会悄无声息从后边给他致命一击的顾虑……继而，他又憨然一笑，东家是个书呆子，自己和那个女人做得隐秘，他应该不会察觉的。侥幸和担忧拉锯般在他心里来来去去，最终还是想纸里包不住火，以自己的心智怎么会斗得过东家呢？毕竟是吃着东家的赏饭，自己却做着对不起东家的浪事，一旦东家想要灭掉自己那该是极其容易的事。算了，等婆娘生下娃子就跟她好好过日子，千万别再跟姨奶奶勾搭了……神不知鬼不觉地分开是最圆满的事情，但愿姨奶奶别狗咬吕洞宾……

“大宽，听说你婆娘要生产？”冷不丁东家从后边砸过一句话来。

大宽心里一惊，鞭子差点撒手，含混着说：“啊……嗯嗯……”

东家不再说话。

于是巨大的阴影骤然涌上大宽的心头，他难受到了极点。

过了许久，东家又问：“你跟我出来，谁照应她？”

大宽的心“怦怦”蹦起来，语无伦次地说：“大奶奶……”又想此刻回避花骨朵也许是更危险的事情，忙说：“还有姨奶奶……东家和奶奶们对我们忒好……我……”

毛展公紧逼上一句话：“姨奶奶也好？”继而又自言自语道：“她，不该活在乡下！”

“不该活”这三个字像三把刀子一起捅进大宽的胸膛，他顿时崩溃了，就想自己是否该停下马车，跪在路旁请求东家宽恕……

这时东家又说了一句话：“大宽，今天咱去见谷圣人，请他给你看看相，给你的娃子算一卦吧！”

大宽“嗯”一声，心稍稍平复下来。

马车拐下驿道直奔东一社，最后停在城南的凌云书院门前。

凌云书院建于战国末期，最早是燕太子丹的御书房，历史上曾多次遭战火焚毁，但历代坚忍的易水文人们又每每把它修复起来，每每邀请德行高尚的文化领袖来开堂授学，教化一方。书院有别于私塾和官学，它鼓励生员们独立钻研，师生关系融洽，有着自己独到的学风。凌云书院设有“经义”和“治事”两科，经义科主要选心性疏通可任大事者传授“六经”，治事科旨在让一人治一事

兼通一事，治民以安生，讲武以御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教。现在的书院主持就是享誉燕南赵北的“圣人”谷明斋。

搀着东家下车后，大宽把马拴在木桩上，就抱着鞭子蹲下，眯眼瞅自己的脚。毛展公说：“把那个锦盒抱下来，跟我进去。”

青砖白缝的围墙正中有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牌楼，门额上悬着乾隆御笔“凌云蹈志”的楠木匾。毛展公仰望匾额，不知何故叹息一声，撩起长袍跨进了门槛。大宽不敢怠慢，低头瞧着东家的后脚跟，犹豫片刻，也跨进了这座神圣的院落。

院内散落着数株古柏，柏下有几个年轻人在默诵经书。东西厢房是课堂，透过破碎的窗纸，偶尔可以看见年轻学子们默作诗文时紧蹙的眉头和抖动的笔管。北侧是门窗落地的正堂，扇门双敞，里面的四梁八柱虽已红漆斑驳却整洁幽静，一步迈进去，即使再粗俗的人当即也会把骨子深处的虔诚掏出来肃然起敬的。此刻，谷圣人面门端坐，右手提着狼毫，正对着几案上的一个本子凝视。这就是圣人与俗人的不同，俗人思考生计，圣人却时时立下煌煌宏言，昭告今人，警示未来。

毛展公快步上前，请安道：“恩师在上，学生给您道吉祥！”

谷圣人放下笔，把花白辫子撩到肩后，凤目放过一道慈祥的光来。“哦，原来是贤契展公，起来说话。”说罢双手向前拢，身体却没动。

毛展公起身接过大宽手中的锦盒，说：“这是我的车夫杨大宽。大宽，过来给圣人见礼。”

大宽正傻傻地望着谷圣人的辫子出神，见喊自己，忙双腿跪地磕了三个响头。谷圣人起身，双手抱拳，微微一揖，说：“礼重礼重，请起请起。”

见大宽爬起来，圣人复又坐下，并示意他们也坐。毛展公搬过一柄木椅，侧对着圣人把半个屁股挂上去。大宽怎敢在这神圣的地方坐？只得垂首侍立一旁。

毛展公说：“学生久居穷乡僻壤，孤陋寡闻，今有一事不明，特来请恩师示下！”

谷圣人的凤目微微一睁，抬手捋捋长髯，道：“贤契所问莫不是狼牙山过虎之事？”

毛展公激灵了一下，惊道：“恩师未卜先知，令学生惶恐之至。”

谷圣人把几案上的书卷往前轻轻一推，示意他看。

毛展公赶忙过来捧起书卷，端详起来，就见打开的这页纸上墨迹尚未干尽，一行蝇头小楷映入眼帘：

壬戌年五月五日子时狼牙山区一百零八只猛虎集体迁徙至河南梦山沿途百姓罹难……

毛展公把书卷恭恭敬敬地放下,说:“既然恩师已经落笔,百姓们的传言就不能不信了。但不知……”

谷圣人摆摆手,道:“你是问我避虎之策吧?我已经修书一封,你可速呈县府,请令弟酌情办理。”说罢起身打开壁橱,拿出一个牛皮信袋,用手轻轻一弹,道:“易水县数万百姓性命全系在令弟身上,但愿他不辜负老夫一片诚心。”

毛展公上前接过信袋,诚惶诚恐地揣进衣襟,用手按按,说:“显公也是您的弟子,您的话他会听的!”

谷圣人微微一笑:“宦海浮沉,人心难测啊!”

毛展公一边揣度着弟弟对过虎事件的态度,一边等着谷圣人把话说下去,没想到谷圣人就此不再言语,错眼去看杨大宽,也只得岔开话题:“来时的路上我还说请恩师给我的车夫看看相呢!大宽,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

大宽懵懂着不知该问圣人什么,脸红着说:“圣人,我……”

谷圣人摆摆手,大宽赶紧把后边的话咽回去。就听谷圣人说:“从你面相上看,五月初五你要得一个儿子。不过……不过此子生产时你家恐有祸端……你应该早点请医家助产才是。此子的前程要他落地才敢说,只跟你父子说六个字:攸好德,少杀生!……你们到后堂喝点茶吧!”

大宽听了个云里雾里,心中忐忑,只是一味地点头。

毛展公说:“恩师忙吧,我们这就去县府传书。不过我还是想问恩师,当年我们跟您穷究古典时,您为什么不教我们这预测之学呢?”

圣人笑了,说:“你们能把程朱之学贯穿人生始终,就算我没白教你们。这‘大衍之法’朽涩难懂,你们也没必要学它。你在县府大堂熬米粥吃咸菜的事我听说了……记住:本真为体,为富要仁!”

几句话说得毛展公脸上直发烧,告辞出来时,谷圣人又喊住他,问那锦盒是怎么回事。毛展公又折回去,说:“得见恩师慈容,我就跟山野顽童似的,早心里印下了这事。这是一方‘台坛古砚’,明代的,砚底有海青天题诗,我去秋从天津鬼市上淘来的,特意呈给恩师。”师徒俩就在那里打开锦盒,捧出砚台鉴赏把玩。

已经站在院中的大宽顿时不耐烦起来,心中一个劲地嘀咕:圣人让我请大夫,我得麻溜快呢!

杨大宽拉马出门,花骨朵顿时摘了心肝般内心空落落的,瞅瞅躺在炕上的杨氏,想想大宽临别时的托付,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想,便大大方方地回自己房间,翻出一包红糖来,托在手中,立在月台上,脆脆地吆喝了一声:“郝婶——”

负责给毛家人丁做饭的郝婶两口子正在东北角的天井里杀鸡拔毛。听见这声逆风传二里的吆喝,郝婶赶紧一边摘着围裙上的碎鸡毛一边往这边跑。“姨奶奶有事?”

“干吗呢你?”

“宰只鸡。”

“老爷不是说春景天不许杀生吗？”

郝婶压低声音，说：“这是大奶奶吩咐过的，就是趁老爷不在家才干的，可别嚷嚷。”

花骨朵往木楼望望，不知道大奶奶是否就伏在窗户上听她们嘀咕，也放低了声音：“这是半斤红糖，你拿西院给大宽家的沏了。好像快添了！”

胖胖的郝婶瞅稀罕般瞅着花骨朵，也不接那包糖，心说这姨奶奶平日是不跟下人说话搭腔的，今儿这是怎么了？

花骨朵说：“我可告诉你，不兴跟别人说。”

郝婶见是真的，说：“大宽媳妇哪世修来的福分啊？大奶奶惦记着给她熬鸡汤，姨奶奶记着给她沏糖水，我这就去！”说罢“呵呵”笑着接过糖来。

花骨朵拽她一下围裙，附在她耳边悄声说了句什么，郝婶一拍大腿：“成成，天擦黑吧！”就去了。

花骨朵立在院中，心花怒放地搓着一双玉手，还不时把嘴“吧嗒”出声响来。

太阳落到狼牙山尖上时，毛府门口有了一阵小小的嘈杂。

花骨朵悄悄趴在窗棂上往外望，只见大奶奶把毛展公迎了进来，后边是提着食盒的大宽。她瞥一眼毛展公再望一眼杨大宽，心里乱跳起来，说不上来的一种滋味让她合上了眼帘。

这时就听毛展公说：“黑灯瞎火的，今晚就不要去了，明儿起个大早，路是越走越亮堂的好！”

“嗯，东家！”是大宽的声音。花骨朵不禁又撩开眼皮，可大奶奶宽厚的脊背正挡着她的视线，就听大奶奶说：“就这两天，别离人了。你看是在西院还是回你家？”

大宽说：“我丈母娘说见血光的事不吉利，还是回去吧，别给东家添腻歪！”

郝婶端着一盆水过来，说：“老爷，净脸吧！”毛展公咕咚了一声，就往楼上走，郝婶赶紧端平了脸盆随上去。

大宽没往木楼看一眼，转身径自出了东院。花骨朵闭上眼，龇龇牙，心里骂道：“都不知道瞥我一眼，真他妈没良心！”嘴里却嘟囔出另一句话：“今儿咋天长了呢？！”

太阳跌到狼牙山的背后时，西天便出现了一道镶着金色边缘的山峦剪影，那高低错落直逼霞天的锯齿形山巅恰到好处地诠释了“狼之牙”的锋利和尖锐。极目远眺，这排狼牙从南到北横亘无涯，给人以到了天尽头的无穷想象，于是，山之西到底还存在一个怎样的世界，就成了山民们夜晚揣度猜量的话题。这话题一代代说下来，一代代增删着山民们海阔天空的想象。到了大宽这一代，山那边是海、海上有仙人、仙人不为衣食发愁的说法已成为最主流的定论。虽然国民革命政府取代大清皇帝已经八九年了，但狼牙山人固执地认为只要翻过这座大山，你能想到的那里有，没有想到的那里还有，用当时最时髦的话表述，即

那是一方“可以生生轮回的乐土”。

在还不能称做“乐土”的狼牙山的东方，散落着大大小小四十三座村寨，如果说狼牙山是一只伸展的手掌，这些村寨就是她指缝间愈磨愈厚的硬茧；如果说狼牙山是一朵怒放的莲花，这些村寨就是花瓣上永不脱落的露珠。此刻老茧们停止了磨砺，蜷伏在掌间酣睡了，此刻露珠也停止了幽荡，贴紧了花瓣，进入了梦乡。

狼牙山区的夜晚是安谧的，一声声粗壮的虎啸、一声声尖利的狼嗥、一声声细微的狐鸣，夹杂着远近单薄的狗吠还有树枝上草丛里百虫的乱吟，在背倚群山的村寨上空交相盘旋，反衬出她的幽静和空旷。在这暗夜里，五峰寨每晚都有闪烁的灯火透出来，知情人会无比敬佩地想到，毛府木楼的主人还在秉烛夜读。

在木楼的周围，稀落的庄户人家如果没有大事，是要赶在天黑前上炕歇息的，偶尔有扑闪的松明亮起来，那必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也必然连接着一段欣喜或者心酸的故事。

此刻，寨子东头的两间石板房内，大宽和杨氏正在进行着婚后最长的一次夫妻夜话。

大宽说：“今日我见到谷圣人了，他说你初五要添一个儿子呢！”

杨氏说：“圣人看你就知道我添吗？”

“嗯，要不怎么是圣人呢？”

杨氏不再说话，想象圣人的身后该有一道金色光环的，就像画上的观世音吧？

大宽把窗台上的铁罐移到跟前，插在铁罐里的松明晃了一下，立刻照亮了炕上的婆娘。他看到了婆娘饱胀的双乳和绷得很高很亮的肚皮，就扯过被单给她盖上。

杨氏撩开，说：“不盖。”

大宽说：“夜风硬着呢！伤了胎气你要受罪的。”于是又把被单给她拽在身上。

大宽吹灭松明，麻利地跳上炕跟婆娘相挨着躺下。

杨氏说：“东家一年给你多少工钱？”

大宽说：“一年两季给粮食，还给三块大洋，你知道的。”

杨氏说：“你攒钱买地吧，地多了你也能当东家，当了东家就可以娶姨奶奶……男人嘛，不能亏了自个儿。”

大宽抖一下，不知婆娘怎么说起这个，难道她嗅到了什么异味？就强笑道：“能养活你和娃子我就知足了，还买地？买棒槌吧！”

杨氏挣扎着坐起来，大宽赶紧把枕头给她倚在腰后。杨氏说：“给东家干活的人里，谁钱粮最多？”

大宽说：“毛家大大小小十几个扛活的，麦秋还要雇短工。掰掰手指头，

还是给我的多。我从小就给东家割草，大了又侍弄牲口，东家没拿我当外人呢！你躺下说话吧！”

“躺着憋气。东家没拿你当外人，你却干对不起东家的事，你有良心吗？有能耐挣园子挣地，自个儿娶个骚浪的姨奶奶过瘾去啊！”

大宽“呼”地一下坐起来，懵懂着不知说啥好。

杨氏说：“捅你肺管子了？要不是肚里的娃子踢得我及时，我给你使动静，看大奶奶不按住你俩？”

大宽张着大嘴，有话也说不出。

“大奶奶本来就瞧不起姨奶奶，你还去给明眼人上眼药！我可告诉你，这事要是让东家知道了，还不点了你天灯？”

“这这……”

杨氏伸手拍拍他的肩头，说：“我知道委屈你了，有能耐自己娶他三宫六院啊，有能耐你当保定府总督啊。捡东家的漏儿，喝恩人的镶边酒，你算啥玩意儿啊？！”

此刻的杨氏像是把大宽的五脏六腑都给翻腾出来逐根捋一遍似的，让大宽无地自容羞臊难当，他抬手就抽了杨氏个嘴巴。

杨氏就在暗夜里死死盯着大宽，一动不动。许久，她说：“心里发誓呢？这就好！睡吧，明日你还要起早去请大夫呢！”说罢，把被单裹在自己身上，背对着大宽躺下了。

一句“发誓呢”倒真把大宽的雄劲给逗出来了。他心说你个破娘儿们还别小瞧我，到时候给你摆一院子女人，让你不知道醋是打哪儿酸的。转念又想，还是自己过去小瞧了这婆娘，自今往后不能再小瞧了，从她对自己和花骨朵一事的態度上已经看出，这个女人隐藏着很深的心计呢！斗大字不识半升的一个女人我都糊弄不了，就更不是毛展公的对手了，自己甚至连对手都算不上，自己算啥？顶多是只臭虫吧？想至此，他“啪”地抽了自己个嘴巴，唉，怎么摊上这瞎账事了呢？

正胡思乱想着，有人拍门，是郝婶送鸡汤来了，两口子又起来千恩万谢。

郝婶说要谢就谢大奶奶慈善，愣是破了老爷的规矩，让我悄悄给你炖的呢！还说用文火闷了整整一天，肉都熬飞了，骨头都能嚼了，这汤才养身子呢！又说担心人家说闲话才黑夜里送过来，只是翅膀和鸡爪子让姨奶奶给挑着吃了，她一个美人坯子喝不惯咱这大棒子糝粥的……还说看杨氏的肚子坠得冒了尖，脸上起了斑，头胎一准是个带把儿的娃儿……

送走郝婶，大宽说：“鸡汤还热乎，你喝几口吧。”

杨氏说：“人家啃过的剩巴子，我不稀罕！”

大宽说：“不过是少俩翅膀俩爪子，也不是啥好地方，你甭计较！”

杨氏说：“啃翅膀会梳头、吃鸡爪子能刨食。打扮得水灵又有饭吃，好地方都叫她占全了。怎么不把鸡头也啃了啊，好戴凤冠啊？那鸡毛还是霞帔呢！